七十二家集

賈長沙集引

賈生為灌絳所擯然賈生未嘗不利于灌絳也禮大臣之說早行則絳侯何至憂獄吏之貴乎王封太強未幾而所在噂

嗜又何奇中也獨新進少年鋒穎太著使人謂爾栗犢便任重致遠反作意羈之耳賈集又無單行新書割裂封事畫隴分阡他如封建鑄錢

諸疏簿有增益別標名目自屬子部今俱不察之其騷賦及疏牘散見傳志或他書者為長沙集孔門用賦故知升堂撫時英魏六具露一斑矣

紹和張燮撰并書

賈長沙集目錄

卷之一

賦

騷

賈長沙集卷之一

漢雒陽賈誼著

明閩漳張燮纂

賦

弔屈原賦 王逸註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仄古側字湛古沈字羅叶盧加切造七到切極止也詩曰讒人罔極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

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

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鴞史記作梟闒吐盍切茸

人勇切鈍史作頓銛息廉切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植立也隨卞隨湯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

國而餓死[illegible]盜跖蹻莊蹻[illegible]徒之人盜也莫邪劍名銛利也于嗟默默生之

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

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默史作嚜斡音管罷讀曰嗟或曰若當作若易

曰則嗟若史此一節今字皆在何中實上有而字默默不自得意也生謂屈原也言其無故而

遭此禍也斡轉也康瓠瓦盆底也蹇跛也驥駿馬也服駕也章甫冠名薦屨反在屨下也嗟咨

嗟也若嗟若也若語辭

誶曰誶音碎史作訊誶告也即亂辭也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吾史作我無兮子字壹史作堙語去聲縹匹遥切史作漂逝史作逝引史作絕沕音昧又于筆切偭音面蟂音梟獺音闥三字史作彌融爚又作彌蠋蝓蝦音遐蛭音質螾音引叶平聲臧古藏通壹鬱猶怫鬱也縹輕舉貌襲重也九淵九旋之淵言至深也偭背也蟂獺皆水蟲害魚者蝦蛭螾亦水蟲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蟂獺況肯從蝦與蛭

螾乎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乎螻螘般音班字從卅卅音之丹郵與尤同史作尤故叶音孤史作辜歷史作瞝瞝說也其君史無其字汙一胡切切鱣升連切螻音安螻蛄也螘與蟻同叶五居切般反也離遭也郵過也歷經過也八尺曰仞增重也六尺曰尋倍尋曰常汙瀆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數里

旱雲賦

惟旱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竝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儷倚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横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窕電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

而狠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
潛而閉藏兮爭離剌而並逝廓蕩蕩其若儵兮
日昭昭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
煟陽風吸習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壠畝枯槁
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
釋其耰鉏而下涕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
惠惜稚稼之早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
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
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

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猒暴戾而沈没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猶夫寡德羣生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懟奈何人兮

虡賦

致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紗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同前

紗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王逸註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閼於葛切斜史作施叶音斜歲下史有兮字至篇終並同太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丁卯也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崒史作萃讖初禁切史作策崒聚也讖驗也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問於史作請問子史作于速史作數子服者加之美稱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意叶音億史作臆斡流而遷或

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閒胡可勝言斡音管還音旋嬗音蟬與禪同沕音勿斡轉也嬗相傳與也沕穆深微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倚伏二句老子之言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句音鉤伯讀作霸會稽山名句踐越王名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斯李斯也遊於秦始皇以為丞相後為趙高所譖具五刑而死傅說事見騷經胥靡連鎖役作也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纆音墨索也測史作說糾絞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震史作振水激

則去速而流盡故旱也或曰旱與與得通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糾錯史作錯繆鈞史作專播史作槃坱烏朗切圠於點切甄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故謂之大鈞也坱圠無限齊也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謀叶謨悲切速史作數烏史作惡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以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則法也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摶音團史作摶患音環控摶玩弄愛惜之意也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智史作知貪夫徇財

列士狥名兮夸者死權品庶每生以身從物曰狥每貪也史作憑品庶衆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怵戌黜二音億漢書作意今從史怵爲利所誘也迫爲勢所逼也趨西東言所向不定也十萬爲億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僒音塊又欺全切史作攌丼枚切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眞人恬漠獨與道息惑史作惑意於力切積意言積之胸臆也恬安也漠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喪息亮切叶平聲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坎史作坻謂水中小洲也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

之靚汜虖若不繫之舟史無二兮字靚與靜同史作靜不以生
故自寶養空而游寶漢書作保游漢書作浮命從史養空而游若空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蔕丑介切
史作懘芥史作薊䓞叶音牛芥蔕小草也

騷

惜誓　王逸註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言已年老力衰歲月卒過而功不成名不立也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言已想得道眞上升蒼天經歷衆山去我鄉邑日以遠也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言已遂見江河之紆曲志爲盤結過四海之風波衣爲濡濕心愁身苦憂悲且患也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言已周流行求道眞冀得上攀北極之星日休息吸清和之氣以充空虛療饑渴也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言已吸天元氣得道眞卽朱雀神鳥爲我

先導遂乘太一神象之輿而遊戲也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言已德合神明則駕蒼龍驂白虎其狀蚴虬有威容也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言乃立日月之光以為車蓋載玉女於後車以侍棲宿也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虖古乎字後同言已雖馳騖杳冥之中修善不倦休息崑崙之山以遊觀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言已周行觀望樂無窮極志猶不厭願復與神明俱遊行也涉丹水而馳騁兮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右大夏之遺風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言已復渡丹水而馳騁顧見大夏之俗思念楚國也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

兮將天地之圜方 言鴻鵠兼其羽翼一舉則見山川之屈曲再舉則知天地之圜方身居彌高所瞻愈遠也以言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

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 尚羊遊戲也言巳臨見楚國之中衆人貪佞女託回飆遠行遊戲也

乃至少原之壄兮 少原之壄仙人所居

赤松王喬皆在旁 言遂至衆仙所居而見赤松子與王喬也

二子擁瑟而調均兮 均亦調也

余因稱乎清商 清商歌曲也言赤松王喬見巳歡喜持瑟調絃而歌我因稱清商之曲最爲善也

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 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言巳得與松喬相對心中澹然而自欣樂但吸衆氣而遊戲也

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

之故鄉言屈原設去世離俗遭遇眞人猶得長生久僊意不甘樂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篤也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言黃鵠一飛千里常集高山茂林之上設後時而欲寄處則鴟梟羣聚禁而制之不得止也言賢皆失時後輩亦爲讒佞所排逐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裁制也言神龍常潛深水設其失水居於陵陸之地則爲螻蟻蚍蜉所裁制而見豕齧也以言賢者不居廟堂則爲俗人所賊害也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言黃鵠能飛翔神龍能存能亡奄然失所爲鴟梟螻蟻所制其困如此何況賢者身無爵祿爲俗人所困侮困其宜也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儃回運轉也言已年壽日

以衰老而楚國羣臣承順君非隨之遷轉常不止息也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枉邪也矯正也言楚國俗人流從諂諛不可禁止衆邪羣聚以欲枉忠直之士使隨之也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言士有偷合於世苟欲進取以得爵位或有修行德義隱藏深山而君不照知也苦稱量之不審兮稱所以知輕重量所以別多少同權槩而就衡衡叶胡郎切槩平也權衡皆稱也言愚若衆人稱物量穀不知審其多少同其稱平以失情實則使衆人怨也以言君不稱量士之賢愚而同用之則使智者恨也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言臣承順君非可推可迻苟自容入以得高位有直言諤諤諫正君非而反放棄之也迻古移字一作移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

茅絲以爲索單爲紉合爲索言已誠傷念君待遇苟合之人與與忠直之士曾無別異猶并紉絲與茅共爲索也方世俗之幽昏兮幽昏不明也眩白黑之美惡眩惑也言方今之世君臣不明惑於貪濁眩於白黑不能知人善惡之情也放山淵之龜玉兮龜可以决吉凶人亦寶之今放棄也相與貴夫礫石小石爲礫言世人皆棄崑山之玉大瀞之龜反相與重貴小石也言闇君貴佞僞賤忠直也梅伯數諫而至醢兮已解於前也來革順志而用國來革紂佞臣也言來革佞諂從順紂意故得顯用持國權也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言哀傷梅伯盡忠直之節諫正於紂反爲來革所譖而被賊害也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

髮而佯狂已解於九章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言水横流背其源泉則枯竭木去其根株則枝葉不長也以言人背仁義遺忠信亦將遇害也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功叶音光言已非重愛我身以慮難而不竭忠誠傷生於世間無功德於民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太皇之壄太荒之藪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言鸞鳥鳳皇乃高飛於天大荒之野循於四極回周而戲見仁聖之王乃下來集歸於有德也以言賢者亦安處山澤之中周流觀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言彼神智之鳥乃與聖人合德見非其時則遠藏匿迹言已亦宜效之也使麒麟

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虖犬羊言麒麟仁智之獸遠見避害常藏隱不見有聖德之君乃肯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言賢者亦以不可枉屈爲高如可趨走亦不足稱也

賈長沙集卷之二

漢洛陽賈誼著

明閩漳張燮纂

疏

論時政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

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
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
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

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

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
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
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
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
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
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

可謗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
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
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
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
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

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

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

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

粟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王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瘇也又苦䠞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

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
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
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
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
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
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
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

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
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
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
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
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
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
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
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

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
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

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
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
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
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
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
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
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
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
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
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
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

為據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
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
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

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
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

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
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
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
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

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槪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槪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

諭也衆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

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
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
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
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

吏豈爲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嚮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遇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

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
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
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
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
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
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

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
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
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
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
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
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
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從爲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賈長沙集卷之三

漢洛陽賈誼著
明閩漳張燮纂

疏

論積貯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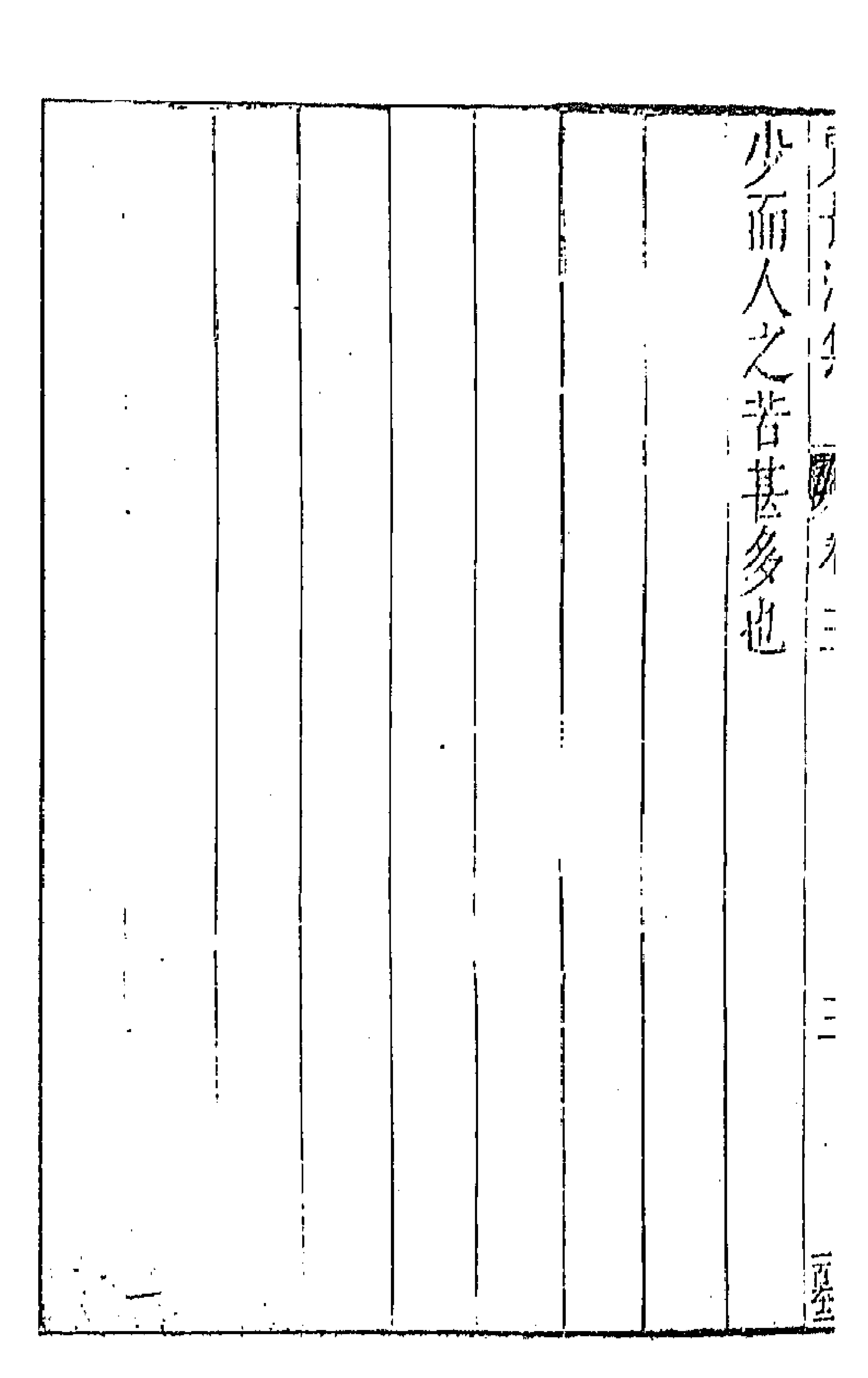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

足恃今皆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何以餽之兵乎顧夫天下亦風有勞力
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疲老易乎而懈其行政治
未畢遺也遠方之能疑者益衆而爭起矣遮駭
而圖之者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
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上都輸疏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



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諫鑄錢疏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

擬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

何而慾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

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待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

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漸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

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
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
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
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
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
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
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

親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立淮南諸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

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論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

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
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

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
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
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非銛於鉤
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

遠歷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 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

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始皇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

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

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

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

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始皇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

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始皇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

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

千餘歲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
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
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附錄

賈生傳

漢司馬遷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

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

學世其家與余通書年孝以時列爲九卿

賈誼傳

漢　班固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

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

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請封建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後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

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第十八

弔賈誼文 有序

晉庾闡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傷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燿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

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驚逸步不以曲路期遠是以張高絃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悲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摽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闕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

漢登蕭張華廬三韻翼若蘭芳是以道隱則曖
屈數感則鳳覩若彼不擇禾翔非九五雖曰玉
折儔才何補夫心非死灰骨必存形形託神用
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搗芳漢庭摧景飆風獨喪
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
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悼賈

唐虞同休

粤炎精之嬀綿兮胡國慶之未彰天錫生以命世兮與其道之益光備吳公之翔賢兮進其名於文皇既轉徵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歷耆儒之惷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群儒之讓俊兮馳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丕緒兮尉其實於汗漬上下瀾而不分兮議制削於驕王殺僇禁而不制兮斷梓胡其寇攘羌虜忿以侵華兮曾不能以抑殄餌其嗜之延延兮寔三代之討良念

五德之更承兮論歷紀而不綱乃秉臆以曲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叉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何忍請紓禍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與東陽道既擯兮何明乃出傅於沅湘浮沅波之翕派兮或濛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顧其心之慆慆臨汨羅之浩濛兮想悽沙之幽憂森樛蘿以蓊鬱兮時逝犹以相號霧雨晴乎北渚蝴蟰毒乎芳洲景黯淡以不明兮

若天悼乎離騷兮依依兮杜若顏淒淒兮蘩務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淡秋嗟吾不知所感兮淚憤恨以橫流嘗抱憤於瀕濟兮曾無足以少休既炎亂以傷思兮又偽鷗以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領吾道以爲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稂莠繁滋麟鳳匿迹兮梟獍騰威哲匠罷斧兮拙者構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又垂萬世之

名取捨在此兮自謫於竄斁兮乃惆然而爲累
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與其民之可治奈憒
憒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
荅受釐之興義旣辱王以隳馬兮乃冤慟而巳
矣亂曰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湘歸文
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長沙過賈誼宅　　唐劉長卿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過賈誼宅　　唐戴叔倫

一謫長沙地三年歎逐臣上書憂漢室作賦弔靈均舊宅愁荒草西風驚客顏淒涼回首處不見洛陽人

賈生　唐李商隱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長沙　明張燮

洛陽儁神鋒時清乃痛哭忤絳氣全舒弔屈道仍淑宣室詔過之席前長嘆伏帝豈老長沙千秋悲賦鵩

遺事

孝文始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倪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克之漢書郊祀志

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譖于文帝風俗通

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

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肆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復數千言宋忠賈誼忽而自失再拜而辭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相引屏語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

此相去遠矣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廷頸彼哉彼久而愈安離莊氏之義未有以異也史記

荆州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上歛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坐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誼所植水經註

集評

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爽然自失 史記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叩其端賈誼振其緒 文心雕龍

賈誼服鳥致辨于情理 文心雕龍

賈誼才穎陵軼飛兎議愜而賦清豈虚至哉 文心雕龍

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文心雕龍

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糺纆此與物比理者也文心雕龍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文心雕龍

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蕭穎士